

高帝紀第一上

漢書一

師古曰紀理也統理眾事而繫之於年月者也

漢護軍班固撰

虞議奏行繁叢監縣圖頰師古集註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蓋法無高以為功最高而為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

焉師古曰邦之字曰國沛豐邑中陽里人也

應劭

者臣下所避以相代也沛縣也豐其鄉也沛豐邑中陽里人也

曰沛者本秦泗水郡之沛縣豐者沛之聚邑耳方言高祖所生故舉其本稱以說故知邑繫於縣也。劉劭

此下言縣鄉邑告喻之沛豐郡縣名史官用

漢事記 姓劉氏 師古曰 孟康曰媪母別名音烏 因以為姓 母媪 文

錄耳 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媪也 老反師古曰媪女老稱也 子 是矣史家不詳著高祖

母之姓氏無得記之故取當時相呼稱號而言也其下 王媪之屬意義皆同至如皇甫謐等妄引識記好奇聘

博彊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焉寧有 劉媪本姓實存史遷肯不詳載即理而言斷可知矣他

皆類 嘗息大澤之陂 師古曰蓄水曰陂蓋於澤 陂隄塘之上休息而寢寐

也陂音 彼皮反 夢與神遇 師古曰遇會也 不期而會曰遇 是時雷電晦

冥 師古曰晦冥皆謂暗也 言大雷電而雲霧晝暗 父太公往視則見交

龍於上巳而有娠 應劭曰娠動懷任之意左傳 曰邑姜方娠孟康曰娠音身

高帝

漢史身多作娠古文字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漢書皆 以娠為任身字邑姜方震自為震動之字不作娠 遂

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服虔曰準音 拙應劭曰隆

高也準頰權準也顏額額也李斐曰準鼻也文頰曰音 準的之準晉灼曰戰國策云眉目準頰權衡史記秦始

皇蜂目長準李說文音是也師古曰頰權 頰字豈當借準為之服音應說皆失之 美須髯 師

曰在頤曰頤在頰 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師古曰 今中國

通呼為鬻子吳楚俗謂之誌誌者記也。宋祁曰註文 景德本鬻下有黑字余靖等刊誤以史記註為據刪去

寬仁愛人意豁如也 師古曰豁然開大 之貌音呼活反 常有

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 應劭曰 試用補

大九八

吏師古曰秦法十里一亭亭長者主為泗上亭長

館師古曰廷中郡府廷之廷中吏無所不狎侮

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貫酒如淳曰武姓

母為阿負師古曰劉向列女傳云魏曲沃負者魏大夫

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為負耳王媪王家之媪

也武負武家之母也貫賒也李登呂忱竝音式制反而

今之讀者謂與射同乃引地名射陽其字作貫以為證

驗此說非也假令地名為射自是假借亦猶鮑陽音紂

蓮勺音酌當時所呼別有意義豈得即定其字以為正

音乎時飲醉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怪高

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如淳曰讎亦售也。及

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師古曰以簡

不徵索故折毀高祖常繇咸陽應劭曰繇者役也

之棄其所負縱觀秦皇帝續為契券既

北渭城是也師古曰咸陽秦所都繇縱觀秦皇帝

讀曰儵古通用字。劉敞曰常作嘗喟然大息曰嗟乎大

丈夫當如此矣師古曰喟歎息貌大息言單父

人呂公孟康曰單音善父音甫師善沛令辟仇

從之客因家焉師古曰與沛令相善因辟仇二匿

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師古曰

高帝

六十三

相慶 孟康曰主吏功曹也 蕭何為主吏 文穎曰主賦 主進 文穎曰主賦

帥也鄭氏曰主賦斂禮錢也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 字本作賚又作贐音皆同耳古字假借故轉而為進賚

又音才忍反陳遵傳云陳遂與宣帝博數負進帝後詔云可以償博進未其進雖有別解然而所賭者之財疑

充會食義又與此通 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

下 師古曰令號令也大 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

師古曰素故也謂舊時也易輕也音弋政反 乃給為謁曰賀錢萬 應劭

曰給欺也師古曰為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 貴而通名也蓋當時自陳姓名并列賀錢數耳給音徒

在 實不持一錢謁入吕公大驚起迎之門

高帝

師古曰以其錢多故特禮之 吕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

重敬之引入坐上坐 師古曰上坐尊處也令於尊

同 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

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訕 師古曰訕曲攝 酒

闌 文穎曰闌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 吕公因目固留高祖

師古曰不欲對坐者 竟酒後吕公曰臣少好相

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 相人多矣無

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

師古曰息生也  
言已所生之女  
酒罷呂媪怒呂公曰公始常欲

奇此女與貴人  
師古曰奇異也謂顯而異之而嫁  
於貴人。朱子文曰欲字宜在女

字之下當曰公始常奇此  
女欲與貴人於文為順  
沛令善公求之不與

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

知卒與高祖  
師古曰  
卒終也  
呂公女即呂后也生孝

惠帝魯元公主  
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  
元謚也師古曰公主惠帝之姊也

以其最長故號曰元呂后謂高帝曰張王以魯元故不  
宜有謀齊悼惠王尊魯元公主為太后當時並已謂之

元不得為謚也韋說失之。劉敞曰予謂顏舉呂后言  
以明元非謚未必然也史家記事或有如此追言謚者

高帝

貫高欲謀叛與張敖言謂為高祖八公羊公  
子鞏與相公言吾為子口隱矣皆此類  
高祖嘗告

歸之田  
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李斐曰休謁之名  
吉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

告又音響漢律吏二千石有子告有賜告子告者在官  
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

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  
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至和帝時予賜皆絕師古曰告者

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假為嗥響二  
音並無別義固當依本字以讀之左氏傳曰韓獻子告

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  
書諸云謝病皆同義  
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

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鋪之  
師古曰鋪食之鋪  
屈原曰鋪其糲是

也以食食人亦謂之鋪國語曰國中童子無不鋪也呂  
氏春秋曰下壺殮以鋪之是也父本請飲后因食之故

言舖也舖音必胡反。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

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

貴者乃此男也師古曰言因有此男故大貴相魯元公主亦

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吕后具

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

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

皆以君如淳曰言并得君之貴相也以或作似師古曰如說非也言夫人及兒子以君之故因得

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

高帝

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師古曰誠實也及高祖貴遂不

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吕竹皮為冠令

求盜之薛治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亭卒舊時亭有兩卒一

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文穎曰高祖居貧志大取其約

省與衆有異韋昭曰竹皮竹筠也今南夷取竹幼時績以為帳師古曰之往也竹皮笋皮謂笋上所解之籜耳

非竹筠也今人亦往往為笋皮巾古之時時冠之師

遺制也韋說失之吕古以字籜音託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師

曰愛珍此冠休高祖以亭曰後遂號為劉氏冠者即此冠也後詔曰

爵非公乘以上不得冠劉氏冠者即此冠

長為縣送徒驪山

應劭曰秦始皇葬於驪山故郡國送徒士往作文頴曰在新豐

南項氏曰故驪戎國也

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

師古

曰度音徒各反此音必寐反他皆類此

到豐西澤中亭上飲

師古曰豐邑之

西其亭在澤中因以為名

夜皆解縱所送徒

師古曰縱放也

曰八公等

皆去吾亦從此逝矣

師古曰逝往也

徒中壯士願從

者十餘人高祖被酒

師古曰被加也被酒者為酒所加被音皮義反

夜

徑澤中

師古曰徑小道也言從小道而行於澤中過故其下曰有大蛇當徑

令一人

行前

師古曰行案行也音胡更反。劉放曰行前但謂最前行耳

行前者遠報

高帝

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

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為兩道開行數

里醉困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

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

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

今者赤帝子斬之

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

時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畦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宋祁曰舊本

註文無少昊金德也五字

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

師古曰謂所言不實

欲苦之

蘇林曰欲困苦辱之師古曰今書苦字或作咎咎擊也音丑之反

嫗因忽

不見

師古曰見音胡電反他皆類此

後人至高祖覺

師古曰覺謂寢寐而

寤也音功效反

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

應劭曰諸負恃也

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

子氣於是東游以厭當之

師古曰厭塞也音一涉反。宋祁曰當史

義音丁浪反

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

應劭曰芒屬沛國碭屬梁國二

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間蘇林曰芒音忙遽之忙碭音唐師古曰碭亦音宕所言屬沛國梁國者皆是註

釋之人據見在所屬非必本當時稱號境界他皆類此

吕后與人俱求常得

高祖

之高祖怪問之吕后曰

宋祁曰今越本作高祖怪問吕后曰

季

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

師古曰言隨雲氣所

在而求得之

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

者矣

秦二世元年

應劭曰始皇欲以一至萬示不相襲始者一故稱二世

秋七月

陳涉起斬

蘇林曰斬音機縣名屬沛國

至陳自立為楚王

李奇曰秦滅楚楚人怨秦故涉因民之欲自稱楚王從民望也

遣武臣張耳陳餘

略趙地

師古曰凡言略地者皆謂行而取之用功力少

八月武臣自立



為趙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九月沛令  
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師古曰曹參為掾蕭  
何為主吏君為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弟恐不  
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師古曰時苦秦虐政賦役煩多故有逃亡辟吏  
可得數百人因以劫眾師古曰劫謂威脅之眾不敢不  
聽乃令樊噲召高祖師古曰噲音快高祖之眾已數  
百人矣於是樊噲從高祖來沛令後悔恐  
其有變乃閉城城守師古曰城守者守其城也守音符他皆類此欲

高帝

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師古曰保安也高

祖乃書帛射上城○宋祁曰景德監本作城上與沛父老

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

諸侯竝起今屠沛師古曰屠謂破取城邑誅殺其人如屠六畜然沛今

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即室家完

師古曰完全也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帥子

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以為沛令

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竝起師古曰擾亂也今置將

不善一敗塗地

師古曰一見破敗即當肝腦塗地

吾非敢自愛

恐能薄

師古曰能謂材也能本獸名形似熊足以鹿為物堅中而彊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謂之

能。劉敞曰能雖獸名安知非此獸有能故以名之

不能完父兄弟

師古曰

曰鄉邑之人老及長者父兄之行少及幼者子弟之黨故總而言之

此大事願更擇

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

師古曰成就也

後秦種族其家

師古曰誅及種族也

盡讓高祖諸父老

皆曰平生所聞劉季奇怪當貴且卜筮之

莫如劉季最吉高祖數讓眾莫肯為

師古曰數音所

高祖

角反他

高祖乃立為沛公

孟康曰楚舊僭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為楚王

沛公起應涉故

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

應劭曰黃帝戰

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亦古天子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非天子也管仲曰割廬山發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

作劍戟也師古曰瓚所引者同是大戴禮出用兵篇而

非三朝記也其餘則如

而豐鼓

應劭曰豐祭也殺牲以血塗鼓豐呼為豐

臣瓚曰禮記及大戴禮有豐廟之禮皆無祭事師古曰許慎云豐血祭也然即凡殺牲以血祭者皆為豐安在

其無祭事乎又古人新成鍾鼎亦必豐之豈取

旗幟

皆赤

師古曰幟幟也音式志反旗旗之屬幟即總稱焉史家字或作識或作志音義皆同。蕭該音

義幟音幟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

也。朱子文曰於文為繁自由所殺蛇以下宜去十字却係四字當曰旗幟皆赤符姬所言赤帝子故也義

白顯然何必更述斬蛇一事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

等皆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是月項梁與

兄子羽起兵田儋與從弟榮橫起齊服虔曰儋音負

擔之擔音師古曰音丁甘反自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

魏咎自立為魏王陳涉之將周章西入關

至戲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戲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

帝

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驛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秦將章邯距破之蘇林曰邯音酒

酺之酺師古曰音下甘反

秦二年十月文穎曰十月秦正月始皇即位周火德以五勝之法勝火者水秦文公獲

黑龍此水德之瑞於是更名河為德水十月為正月謂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為歲首沛公攻

胡陵鄧展曰屬山陽章帝元和元年改為胡陸方與鄭氏曰音房還守

豐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

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其名也師古二日出與戰

大司馬五

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

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如淳曰秦并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此泗

川有監有守壯其名也走至戚鄭氏曰音憂戚之戚如淳曰音

如本沛公左司馬得殺之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劉攽曰得得而

殺之漢書多以獲為得沛公還軍亢父鄭氏曰亢音人相抗

至方與趙王武臣為其將所殺十二月楚

王陳涉為其御莊賈所殺魏人周市略地

豐沛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文頴曰晉大夫畢萬

高帝

封魏今河東河北縣是也其後為秦所逼徙都今魏郡

魏縣是也至文侯孫惠王畏秦復徙都大梁今浚儀縣

大梁亭是也故世或言魏惠王或言梁惠王至孫假為

秦所滅轉東徙於豐故曰豐故梁徙也臣瓚曰史記及

世本畢萬居魏昭子徙安邑文侯亦居之汲郡古文云

惠王之六年自安邑遷于大梁師古曰魏不常都於魏

郡魏縣瓚說是也其他即如文氏之釋。劉氏校本云

舊本逼為滅後人謂是時秦未滅魏故改之非是按贊

語秦滅魏遷大梁彼註甚明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

下魏魏以齒為侯守豐師古曰封為侯因今守豐不下且

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蘇林曰雅素也及魏招之

即反為魏守豐師古曰為音于偽反沛公攻豐不能取

沛公還之沛

朱子文曰當去下沛公二字

怨雍齒與豐子弟

畔之正月張耳等立趙後趙歇為趙王

鄭氏

曰歇音遏絕之遏蘇林曰歇音毒歇師古曰依本字以讀之不當借音。宋祁曰史記徐廣注云歇音烏轄反

東陽審君秦嘉立景駒為楚王

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為

審縣君景駒楚族景氏駒名也晉灼曰東陽縣也臣瓚曰陳勝傳云凌人秦嘉然即嘉非東陽人嘉初起於鄉號大司馬又不為審縣君東陽審君自一人秦嘉又一人師古曰東陽審君及秦嘉二人是也東陽者為其所屬縣名審君者在留師古曰留縣名沛公往從之道得

張良遂與俱見景駒請兵以攻豐時章邯

從陳別將

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在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劉放曰予謂別將字當屬下句讀之言章邯身從陳而別將定楚耳

司馬

已將兵北定楚地

如淳曰已章邯司馬

屠相

師古

曰相

至碭東陽審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

西

師古曰蕭縣之西

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

日拔之

師古曰拔者破城邑而取之言若拔樹木并得其根本也。劉氏校本云監本注文未無

本也

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

月攻下邑拔之

師古曰下邑縣名

還擊豐不下四月

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項

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蘇林曰五大夫

第九爵名以五大夫為將凡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

奔魏五月項羽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

師古曰別將謂小將別在他所者六月沛公如薛師古曰如往也他皆類此與

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應劭曰六國為秦所

并楚最無罪為百姓所思故求其後立為楚懷王以祖謚為號順民望也章邯破殺魏

王咎齊王田儋於臨濟師古曰破其軍而殺其身七月大

高帝

霖雨師古曰雨三日以上為霖沛公攻元父章邯圍田榮

於東阿沛公與項梁共救田榮大破章邯

東阿田榮歸沛公項羽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章昭曰古背字也

背去而走也師古曰北陰幽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為北老子曰萬物向陽而負陰許慎說文解字云北乖也

史記樂書曰紂為朝歌北鄙之音朝歌者不時北者敗也鄙者陋也是知北即訓乖訓敗無勞借音章昭之徒

並為妄矣至城陽攻屠其城軍濮陽東復與章

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散卒自振迅

而而起晉灼曰左氏云振廢帶如說是也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也張晏

曰依河水以白環繞作壘師古曰文說足也環音官沛公項羽去攻定陶

八月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定陶未下

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立與秦軍戰大

敗之斬三川守李由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也由李斯子章昭曰有河洛

伊故曰三川也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

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九月章

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謹囂欲令敵人不知其

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繡繫於項繡者結礙也繫繞也蓋為結紐而繞項也繡音獲繫音頡

### 高帝

大破之殺項梁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沛

公項羽方攻陳留聞梁死士卒恐乃與將

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台都彭城

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

西沛公軍碭魏咎弟豹自立為魏王後九

月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歷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如淳曰時因秦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

後九月即閏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歷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歷法應置

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末改秦歷之前迄

至高后文帝屢書後九月是知故然非歷廢也。劉放曰予謂顏說後九月亦為未盡秦知置歷有閏何故皆以為九月乎蓋司馬氏為史既以秦正月稱十月遂以閏月傳謂之後九月是司馬氏如此敘之非秦法也

懷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

郡長蘇林曰長如郡守也韋昭曰秦名曰守是時改曰長封武安侯將碭

郡兵以羽為魯公封長安侯呂臣為司徒

其父呂青為令尹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臣

璣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也師古曰璣說得之章

邯已破項梁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

高帝

北擊趙王歇大破之歇保鉅鹿城秦將王

離圍之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

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初懷王

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師古曰約要也謂言契也自函

谷關以西總名關中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

莫利先入關師古曰不以入關為利言畏秦也獨羽怨秦破項

梁奮勢晉灼曰憤激也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

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禍賊師古曰慄疾也悍勇也禍賊者好為

六十八



禍害而殘賊也標音類妙反又匹妙反悍音胡旦反嘗攻襄城襄城無噍

類如淳曰噍音祿笑反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呼無子遺為無噍類所過無不殘

滅且楚數進取如淳曰楚謂陳涉數進取多所攻取也師古曰楚者總言楚兵陳涉

項梁前陳王項梁皆敗孟康曰前陳王陳涉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此言

前者陳王及項梁皆敗今須得長者往非謂涉為前陳王也安有後陳王乎不如更遣長

者扶義而西師古曰扶助也以義自助也扶字或作扶杖亦倚任之意告諭秦

父兄秦父兄苦其主父矣今誠得長者往

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

高帝

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西收陳王項

梁散卒乃道碭孟康曰道由碭至陽城與杠里孟康曰

也師古曰杠音江。劉氏校本云監本杠字從手註同攻秦軍壁破其二軍

秦二年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將兵助項

羽救趙沛公攻破東郡尉於成武孟康曰尉郡都尉也

師古曰本謂之郡尉至景帝時乃改曰都尉十一月項羽殺宋義并

其兵渡河自立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等皆

屬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七年昭曰栗師遇剛

武侯

應劭曰楚懷王將也功臣表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為剛侯武魏將也孟康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又非魏將也例未有稱蓋者師古曰史失其名姓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改剛武侯為剛侯武應氏以為懷王將又云魏將無所據矣奪其軍四千

餘人并之與魏將臯欣武滿軍合攻秦軍

破之故齊王建孫田安

師古曰建齊襄王子也立四十四年為秦兵所

擊以兵降秦秦虜之遷建於河內遂滅齊

下濟北從項羽救趙羽大

破秦軍鉅鹿下虜王離走章邯

師古曰章邯被破而走

二月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

高帝

昌邑未下沛公西過高陽

文穎曰聚邑名屬陳留園臣瓚曰陳留傳

在雍丘西南

酈食其為里監門

服虔曰音歷異其基蘇林曰監門門卒也

曰

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

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

師古曰踞反人止也洗洗足也踞音據

洗音先典反。朱子文曰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而酈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乃求見下亦多沛公二字

酈

生不拜長揖曰

師古曰長揖者手自上而極下

足下必欲誅

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

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

臣瓚曰輕行無鍾鼓

襲沛公以為廣野君以其弟商為將將陳

留兵三月攻開封未拔師古曰開封縣名屬滎陽西與秦

將楊熊會戰白馬師古曰白馬亦縣名屬東郡又戰曲遇東

大破之楊熊走之文穎曰地名也蘇林曰曲音鱗遇音顛師古曰鱗音丘羽反

滎陽師古曰西走也二世使使斬之以徇師古曰徇行示也司馬法

四月南攻潁川屠之因張曰斬以徇言使人將行編示眾士以為戒

良遂略韓地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時

趙別將司馬卬師古曰卬音五剛反方欲渡河入關沛

高帝

公乃北攻平陰孟康曰縣名也屬河南魏文帝改曰何陰絕河津南

戰雒陽東軍不利從轅轅臣瓚曰險道名也在緜氏東南師古曰直

至陽城收軍中馬騎六月與南陽守渡曰絕轅音環

大破之略南陽師古曰犇縣名也音蟻犇音昌由反

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師古曰宛南陽之縣也音於元反沛公

引兵過宛西師古曰未拔宛城而兵過宛城西出宋祁曰一作過而西陽夏公謂唯

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作而故師古詳釋之

尚眾距險師古曰依險阻而自固以距敵今不下宛宛從後擊

疆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

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市服虔曰欲天疾

明也文穎曰遲未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晉灼曰文詭是也師古曰文晉二家得其大意耳此言圍城事

畢然後天明遲於事故曰遲明變為去聲音文二反漢書諸言遲某事者義皆類此史記遲字作遲亦徐緩

之意也音黎南陽守欲自剄鄭氏曰剄音姑鼎反以刀割頸為剄其舍人

陳恢曰文穎曰主廐內小吏官名也蘇林曰蘭相如為官者令舍人韓信為侯亦有舍人師古曰

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也後遂以為司屬官號恢音口回反死未晚也乃踰城

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

高帝

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

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師古曰乘登也謂上城而

守也春秋左氏傳曰授兵登陴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

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劉攽曰按文少足下二字前則

失咸陽之約後有疆宛之患為足下計莫

若約降師古曰共為要約許其降也封其守因使止守師古曰封其郡

守為侯即今守其郡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

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師古

曰累音力瑞反。朱子文曰陳恢誥沛公之辭不過百餘字凡稱足下者七其六皆不可去唯今足下留守死可以削之宜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今留守死文簡而勢順沛公曰善七月

南陽守齧降封為毅侯封陳恢千戶引兵

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鯁襄侯王陵

降蘇林曰鯁音魚鯁之鯁晉灼曰功臣表戚鯁也王陵安國侯王陵也韋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初

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為穰而無禾字省耳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陵所封也師古

曰戚鯁初從即為郎以都尉守蘄城非至丹水乃降也此自一人耳不知其姓王陵亦非安國侯者晉詒非也

韋氏改襄為穰者蓋亦穿鑿也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銷

高帝

蘇林曰番音婆豫章番陽縣韋昭曰吳芮初為番今故號曰番君銷音呼玄反與偕攻析

酈蘇林曰酈音躡躡之躡如淳曰音持益反師古曰析酈二縣名蘇如兩音竝同耳析縣今內鄉酈即蒯澤

縣也。劉放曰析酈之酈師古於高紀則從蘇音躡如音持益反於吳芮傳則音郎益反於樊噲傳則音直益

反皆不同何也及酈商皆降所過毋得鹵掠應

傳則音歷不曉所以曰鹵與虜同師古曰毋止之辭也音與無同他皆類此掠音力向反謂略奪也。宋祁曰掠舊作力勺反刊誤

案經典釋文改勺為向秦民喜遣魏人竊昌使秦是月

章邯舉軍降項羽以為雍王瑕丘申陽

下河南服虔曰瑕丘縣名申姓陽名也文穎曰姓瑕丘字申陽臣瓚曰項羽傳瑕丘公申陽是瑕

丘縣公也師古曰文說非也此申陽即項羽所封河南  
王者耳何云姓瑕丘乎○宋祁曰瑕丘申陽觀羽封諸  
王處例不稱其鄉  
里似文穎說勝

八月沛公攻武關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

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師古曰自與沛公中分關中之地沛公

不許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子嬰為秦王

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峽關應劭曰峽音堯峽山

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

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

高帝

為疑兵師古曰益多也多張旗幟使酈食其陸

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師古曰啗者本謂食啗耳音徒敢反以食餒人令其啗食

秦將果欲連和沛公

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

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之沛公引兵繞峽

關踰費山鄭氏曰費音匱蘇林曰費音蒯師古曰蘇音是也丘怪反擊秦軍大

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

敗

元年冬十月

如淳曰張倉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

五星

聚于東井

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當有聖人以義取天下占見天文志

劉攽曰按五星之行水常不能遠日此十月若用夏正則日已在大火矣水安得與四星俱在東井蓋五星本以秦十月聚東井高帝乃以夏十月入秦也時人欲見漢德應天命故合而言之史承人言不改爾檢史記是年甲午歲在鶉首七月日在鶉火則水從歲星無疑也

沛公至霸上

應劭曰霸上地名在

長安東三十里古曰滋水秦穆公更名霸師古曰霸水上故曰霸上即今所謂霸頭

秦王子嬰

素車白馬係頸以組

應劭曰子嬰不敢襲帝號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人之服組者天子鞅也係頸者言欲自殺也

師古曰此組謂綬也所以帶璽也鞅音弗封皇帝璽

高帝

符節

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秦漢尊者以

為信羣下乃避之師古曰符謂諸所合符以為契者也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將命者持之以為信降枳道旁

蘇林曰亭名也在長安東十三里師古曰枳音軹軹道亭在霸成觀西四里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

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

以屬吏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

舍

師古曰舍息也於殿中休息也一曰舍謂屋舍也

樊噲張良諫乃封

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

丞相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召諸縣豪傑曰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師古曰苛細也音何誅誣者族耦

語者棄市應劭曰秦法禁民聚語耦對也師古曰族謂誅及其族也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眾

棄之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

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

盜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少罪各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未

知抵何罪也師古曰抵至也當也服李二說意並得之自外諸家皆妄解釋故不取也抵音丁禮反餘悉

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應劭曰按按次第堵墻堵也師

高帝

古曰言不遷動也堵音觀

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

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

而定要東耳師古曰要亦約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

鄉邑告諭之師古曰軍中遣人與秦吏相隨徧至諸縣鄉邑而告諭也秦民大

喜爭持牛羊酒食獻軍士沛公讓不受

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

不為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

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關



中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

**關**文穎曰是時關在弘農縣衝嶺今移東在河南穀城縣師古曰今桃林縣南有洪溜澗水即古所謂函谷

也其水北流入河夾河之岸尚有舊關餘跡焉母內

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

其計從之十二月項羽果帥諸侯兵欲西

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

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宋祁曰南本無下字陽

夏公公云按前言陳涉之將周章西入關至戲此不合有下字政以下文諸侯罷戲下故於此誤衍此戲水名下

高帝

文註戲沛公左司馬曹母傷聞羽怒欲攻沛

公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相

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

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為仲父。劉放曰管仲自字仲父耳亞父亦甫音也言敬之次父是妄說

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

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宋祁曰南本

作此其志大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

子氣急擊之勿失於是饗士旦日合戰師古

曰饗謂飲食也

是時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

公兵十萬號二十萬

師古曰兵家之法不言實數皆增之

力不敵

會羽季父左尹項伯素善張良

師古曰伯者其字也名纏

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母特俱

死

文穎曰特獨也無為獨與沛公俱死蘇林曰特但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但空也空死而無成名。朱子文

曰夜馳見張良句中宜去一張字考項羽傳中語意同亦無張字

良曰臣為韓王

送沛公不可不告亡去不義乃與項伯俱

見沛公沛公與伯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

高帝

豪無所敢取

文穎曰豪秋乃成好舉盛而言也師古曰豪成之時端極纖細適足諭小

非言其盛籍吏民封府庫待將軍

師古曰籍謂為簿籍所以

守關者備他盜也日夜望將軍到豈敢反

邪願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諾即夜復

去戒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項伯

還具以沛公言告羽因曰沛公不先破關

中兵公巨能入乎

服虔曰巨音渠猶未應得入也師古曰服說非也巨讀曰詎詎

猶豈也

且人有大功擊之不祥不如因善之

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孟康

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坂口名謝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

師古曰戮力并力也音力竹反又力周反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

自意先入關能破秦與將軍復相見師古曰意不自

謂得然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與臣有隙師古曰

曰隙謂間隙言乖離不合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言

之不然籍何以至此羽因留沛公飲范增

數目羽擊沛公師古曰動目以諭之羽不應范增起出

高帝

謂項莊曰君王為人不忍師古曰莊項羽從弟汝入以

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汝屬且為所虜

莊入為壽師古曰凡言為壽謂進爵於尊者而獻無疆之壽壽畢曰軍

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因拔劍舞項伯亦

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樊噲聞事急直入

怒甚羽壯之賜以酒噲因譙讓羽師古曰譙讓以辭相

責也譙音才笑反有頃沛公起如廁招樊噲出置車

官屬師古曰置留也獨騎與樊噲斬彊滕公紀

成步從間道走軍

晉灼曰紀成紀通父也服虔曰走音暴師古曰間空也投空隙

而行不公顯也走謂趣向也服音是矣凡此之類音義皆同

使張良留謝羽羽

問沛公安在

師古曰安在何在此也他皆類此

曰聞將軍有意

督過之

師古曰督謂視責也

脫身去間至軍

師古曰脫免也

苟自免而去間行以至軍也脫音他活反

故使臣獻璧羽受之又獻

玉斗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

公虜矣

師古曰撞音丈江反

沛公歸數日羽引兵西屠

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無不

高帝

殘滅秦民大失望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

曰如約

師古曰謂令沛公王關中

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

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

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

約

師古曰積功曰伐春秋左氏傳曰大夫稱伐

本定天下諸將與籍

也春正月

如淳曰以十月為歲首而正月更為三時之月服虔曰漢正月也師古曰凡此諸月

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

四月耳他皆類此

陽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二

月羽自立為西楚霸王

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曰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

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羽欲都彭城故自稱西楚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師古曰孟說是也王梁楚地九郡都彭

城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

十一縣都南鄭

師古曰即今之梁州南鄭縣

三分關中立

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立

孟康曰縣名今槐里是章昭曰即周

時大丘懿王所都秦欲廢之更名廢立

司馬欣為塞王

章昭曰在長安東名桃林

塞師古曰取河華之固為院塞耳非桃林也塞音先代反都櫟陽

蘇林曰櫟音藥師古曰即今之櫟陽

高帝

縣是其地

董翳為翟王

文穎曰本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為王更名為翟

都

高奴

師古曰今在鄜州界

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都

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

師古曰即今之朝歌

縣也當陽君英布為九江王都六

師古曰六者縣名本古國阜陶

後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

應劭曰柱國上卿官也若相國矣共

敖其姓名也孟康曰本南郡改為臨江國師古曰共音龔

都江陵

師古曰即今之荆州江陵縣

番

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

文穎曰邾音朱縣名屬江夏

故齊王

建孫田安為濟北王徙魏王豹為西魏王

都平陽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

為燕王

鄭氏曰荼音茶毒之荼如淳曰音舒師古曰鄭音是也音大胡反

都薊師古

曰薊即幽州薊縣

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

為齊王都臨菑

師古曰今在青州

徙趙王歇為代王

趙相張耳為常山王漢王怨羽之背約欲

攻之丞相蕭何諫乃止

服虔曰稱丞相者錄事追言之

夏四月

諸侯罷戲下各就國

師古曰戲謂軍之旌麾也音許宜反亦讀曰麾先是

諸侯從項羽入關者各帥其軍聽命於羽今既受封爵各使就國故總言罷戲下也一說云時從項羽在戲水

高帝

之上故言罷戲下此說非也項羽見高祖於鴻門已過戲矣又入秦燒秦宮室不復在戲也漢書通以戲為麾

字義見竇田灌韓傳

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

人之慕從者數萬人

文穎曰楚子猶言楚人也諸侯人猶諸侯國人

從杜

南入蝕中

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

張良辭歸

韓漢王送至褒中

師古曰即今梁州之褒縣也舊曰褒中言居褒谷之中隋室諱

忠改為

因說漢王燒絕棧道

師古曰棧即閣也今謂之閣道

以備

諸侯盜兵亦視項羽無東意

如淳曰視音示師古曰言令羽

知漢王更無東出之意也漢書多以視為示古通用字

漢王既至南鄭諸將

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

師古曰謳齊歌也謂齊聲而歌或曰齊地之歌

謳音一侯反

多道亡還者

師古曰未至南鄭在道即亡歸

韓信為治

粟都尉亦亡去蕭何追還之因薦於漢王

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

漢王齊戒設壇場

師古曰齊讀曰齊築士而高曰壇除地為場

拜信

為大將軍問以計策信對曰項羽背約而

王君王於南鄭

師古曰上王音于放反。劉放曰予謂王作如字何害

是

遷也

如淳曰秦法有罪遷徙之於蜀漢

吏卒皆山東之人日

高帝

夜企而望歸

師古曰企謂舉足而竦身

及其鋒而用之可

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

師古曰寧安也各安其處

不如決策東向因陳羽可圖

師古

曰圖謂謀而取之

三秦易并之計

應劭曰章邯為雍上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程

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

漢王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遂聽信策部

署諸將

師古曰分部而署置

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

食五月漢王引兵從故道

子孟康曰縣名屬武都

出襲

雍雍王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戰好

時

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止也好時縣名屬右扶風師古曰即今雍州好時縣。宋祁曰雍兵敗舊本作

雍州兵敗

又大敗走廢立漢王遂定雍地東如

咸陽引兵圍雍王廢立而遣諸將略地田

榮聞羽徙齊王市於膠東而立田都為齊

王大怒以齊兵迎擊田都都走降楚六月

田榮殺田市自立為齊王時彭越在鉅野

師古曰鉅野澤名因以為縣今屬鄆州

眾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

將軍印因令反梁地越擊殺濟北王安榮

高帝

遂并三齊之地

服虔曰齊與濟北膠東

燕王韓廣亦不

肯徙遼東秋八月臧荼殺韓廣并其地塞

王欣翟王翳皆降漢初項梁立韓後公子

成為韓王張良為韓司徒羽以良從漢王

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就國與俱至彭城

殺之及聞漢王并關中而齊梁畔之羽大

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令蕭公

角擊彭越

蘇林曰蕭公官號也孟康曰蕭令也時令皆稱公師古曰孟詵是也

越敗角



兵時張良徇韓地

蘇林曰徇音巡撫其民人也孟東曰徇略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音辭

峻反遺羽書曰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

東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九月漢王遣將

軍薛歐王吸出武關

師古曰歐音烏垢反吸音翕

因王陵兵

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從南陽迎太公吕后於沛羽聞之

發兵距之陽夏

鄭氏曰音假借之假師古曰即今亳州陽夏縣

不得前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

郴

文穎曰郴縣名屬桂陽如淳曰郴音緜師古曰說者或以為史記本紀及漢注云衡山臨江王殺之

高帝

江中謂漢書言黥布殺之為錯然今據史記黥布傳四月陰令九江王等行擊義帝其八月布使將追殺之郴又與漢書項羽英布傳相合是則衡山臨江與布同受羽命而殺之者布也非班氏之錯郴緜二字並音丑林

反陳餘亦怨羽獨不王已從田榮藉助兵

師古曰藉借也

以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漢王

厚遇之陳餘迎代王歇還趙歇立餘為代

王張良自韓間行歸漢漢王以為成信侯

漢王如陝

師古曰陝今陝州陝縣也音式井反

鎮撫關外父老

師古

曰鎮安也撫慰也

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使韓太

大日七十

卷之三

漢書卷之三

三

尉韓信擊韓韓王鄭昌降十一月立韓太尉信為韓王漢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略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師古尉古曰若者豫及之辭言以萬人或以一郡降者皆封萬戶 繕治河上塞晉灼曰鼂故秦苑宋祁曰史攻胡築河上塞師古曰繕補也義云塞先代反北河靈夏州地也秦時繕治 故秦苑師古曰養鳥獸曰苑苑有垣 園園池令民得田之師古曰養鳥獸曰苑苑有垣 園耕作也 春正月羽擊田榮城陽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焚其城郭齊人

高帝

復畔之諸將拔北地虜雍王弟章平赦罪人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臣瓚曰爵者祿位民賜爵有罪得以減也 蜀漢民給軍

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師古曰復者除其賦役也音方目反其下並同

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五十以

上有脩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

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

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師古曰繇讀曰徭。宋祁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

六二八

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  
老三老掌教化秦制也  
以十月賜酒肉三月漢

王自臨晉渡河師古曰舊縣名其地居河之西濱東臨晉境本列國時秦所名也即

今之同州朝邑縣界也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虜殺

王印置河內郡至脩武陳平亡楚來降漢

王與語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使參乘監諸將南渡

平陰津蘇林曰在河陰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

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

名事故不成蘇林曰名者伐有罪故曰明其為賊敵乃

高帝

可服應劭曰為音無為之為布告天下言項羽殺義帝明其為賊亂舉兵征之乃可服也鄭氏曰為音人相為之為師古曰應說說是也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師古曰殺亦曰

其例皆同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

以力李奇曰彼有仁我不能以勇服彼有義我不能以力服文穎曰以用也已有仁天下歸之可不用勇而天下自服已有義天下奉之可不用力而天下自定師古曰為義帝發喪此為行仁義不用勇力文說也是也

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

伐師古曰為並音于偽反。劉放曰以告之之字衍四海之內莫不仰德

此三王之舉也師古曰三王夏殷周也言以德義取天下則可比蹤於三王漢

大... 卷... 三...

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帝

發喪袒而大哭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也師古曰袒謂脫衣之袖也音徒旱反哀

臨三日師古曰眾哭曰臨音力禁反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

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

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師古曰縞白素

也音工老反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南南

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服虔曰漢名王為諸侯王師古曰服說非

也當時漢未有此稱號直言諸侯及王耳自謙言隨諸侯王之後也擊楚之殺義帝

高帝

者夏四月田榮弟橫收得數萬人立榮子

廣為齊王羽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

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應劭曰雍程塞

殷韓也如淳曰塞程魏殷河南也韋昭曰塞程韓殷魏也雍時已敗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張良遺羽書云

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東謂出關之東今羽聞漢東之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

韓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三月魏王豹降虜殷王卬皆在漢東之後故

知謂此為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地據功臣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則亦有士卒也又叔孫通傳云二

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爾時雍王猶在廢丘被圍即非五諸侯之數也尋此紀文昭然可曉前賢注釋並失

拍趣○劉放曰張耳奉頭鼠竄安得有  
兵五諸侯者陳餘其一也事見餘傳  
東伐楚到外

黃彭越將二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為相國

令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

置酒高會服虔曰大會也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

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

軍大戰彭城靈璧東孟康曰故小睢水上師古

音雖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

師古曰殺人既多填於睢水圍漢王三帀大風從西北起折

多音

木發屋揚砂石晝晦師古曰晦暗也楚軍大亂而漢

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室

家亦已亡不相得漢王道逢孝惠魯元載

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二子滕公下

收載遂得脫鄭氏曰滕公夏侯嬰也師古曰脫音他活反○朱子文曰於文多室家二

字當曰過沛使人求室家亦已亡於不相得句下多漢王二字况下文云漢王急推墮二子足可證前道逢孝

惠魯元載行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反遇

楚軍師古曰此審食其及武帝時趙食其讀皆與酈食其同音異基而近代學者酈則為異其基審則

大司六十一

為食基趙則食其非也同是人名更無別義就中舛駁何所據依且荀悅漢紀三者並為異基字斷可知矣太公呂后避楚軍乃反與之相遇而見拘執

**羽常置軍中以為質諸侯**

見漢敗皆亡去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殺王

**印死呂后兄周呂戾**蘇林曰以姓名戾也晉灼曰外戚表周呂令武戾澤

也呂縣名封於呂以為國師古曰周呂封名令武其謚也蘇云以姓名戾非也**將兵居下邑**

師古曰**漢王往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西**

縣名也**過梁地至虞**師古曰即今宋州虞城縣**謂謁者隨何曰公**

高帝

**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

**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布**

**果使畔楚**朱子文曰此數語中有兩使字皆不必用用之覺文理不順况既已曰說九江王

說則使在其中矣前當曰公能說九江王布舉兵畔楚後當曰隨何往說布果畔楚文義俱顯耳**五**

**月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

**悉詣軍**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

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癯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

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

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師古曰傳**韓信亦收**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服音是

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

索間破之應劭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築甬

道屬河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築垣墻如街巷也以

取敖倉粟孟康曰敖地名在滎陽魏王豹謁歸

視親疾師古曰謁請也親謂母也至則絕河津反為楚師古

曰斷其津濟以距漢軍為音于偽反六月漢王還櫟陽壬午立太

子赦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

為衛劉放曰諸侯子謂諸侯國人若上言楚子矣引水灌廢立廢立

高帝

降章邯自殺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

南中地隴西上郡服虔曰河上即左馮翊也渭南京兆也中地在扶風也師古曰

凡新置五郡。宋祁曰注文在扶風刊誤改在字作右令祠官祀天地四方

上帝山川以時祠之興關中卒乘邊塞李奇

曰乘守也師古曰乘登也關中大飢米斛萬錢

登而守之義與上乘城同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秋八月漢

師古曰一斛直萬錢王如滎陽謂酈食其曰緩頰往說魏王豹

張晏曰緩頰徐言引譬喻也能下之以魏地萬戶封生師古

曰生猶言先生他皆類此

食其往豹不聽漢王以韓信為

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食其還漢王

問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

臭不能當韓信

師古曰乳臭言其幼少

騎將誰也曰馮

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

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

師古曰它字與他同並音徒河反

曰是

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九月信等虜豹傳

詣滎陽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信使

高帝

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  
絕楚糧道漢王與之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

服虔

曰井陘山名在常山今為縣師古曰陘音形

斬陳餘獲趙王歇置常

山代郡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

日有食之隨何既說黥布布起兵攻楚楚

使項聲龍且攻布

韋昭曰且音子間反

布戰不勝十二

月布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



收兵至成臯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

食與酈食其謀撓楚權服虔曰撓弱也師古曰音女教反其字從木

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樹黨師古曰樹立也漢王刻印

將遣食其立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

輟飯吐哺師古曰輟止也哺口中所含食也飯音扶晚反哺音步曰豎儒師古曰

曰言其賤劣無智若童豎也幾敗乃公事師古曰幾近也乃汝也公漢王自謂也幾

音鉅依反令趨銷印師古曰趨讀曰促促速也他皆類此又問陳平乃

從其計與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

高帝

師古曰間音居莧反次下反間其音亦同夏四月項羽圍漢滎陽漢

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項羽

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

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

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師古曰間出投

間隙私出若言間行微行耳紀信詐為漢王而王出西門道是私出也於是陳平夜

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

信乃乘王車黃屋左壽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壽毛羽幢也在

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為之如斗或在駢頭或在衡應劭曰雉尾為之在左駮當鑣上師古曰毒蘇音毒又徒到反應說非也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

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

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

應劭曰樅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蘇林曰音樅木之樅師古曰音千容反羽見紀信問

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而周苛

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師古曰謂豹先已

因殺魏豹漢王出滎陽至成臯自成臯

高帝

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文穎曰轅姓生謂諸生

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

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師古曰走亦謂趨嚮也音奏次後亦同

王深辭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

等得輯河北趙地師古曰輯與集同謂和合也詩序曰勞來還定安集之春秋左

氏傳曰羣臣輯睦他皆類此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

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

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師古

曰葉縣名古葉公之國音式涉反宛縣葉縣之間也與黥布行收兵羽聞

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

月彭越渡睢師古曰過睢水也睢音雖與項聲薛公戰下

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皐而自東擊

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皐六

月羽已破走彭越師古曰破之而令遁走聞漢復軍成

皐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

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

高帝

曰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師古曰若汝也趨讀曰促若非

漢王敵也羽身周苛師古曰身謂煮而殺之音音庚反他皆類此并

殺縱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皐漢王跳如

曰跳音逃謂走也史記作逃晉灼曰跳獨出意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音徒彫反。朱子文曰傳注之學無事求

奇辭達而已漢王跳當從如傳之音史記之說其義甚明唯漢王逃故下文云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皐玉門何

乃透解為獨出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皐玉門

張晏曰成皐北門北渡河宿小脩武晉灼曰在大脩武城東自稱

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

張耳北收兵趙地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

李奇曰孛彗類也是謂妖星所以除舊布新也師古曰孛音步內反漢王得韓信軍

復大振八月臨河南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軍小脩武

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高壘深塹勿

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

騎數百蘇林曰綰音以繩綰結物渡白馬津入

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師古曰所畜軍糧芻稟之屬也積音子賜反聚

音才復擊破楚軍燕郭西師古曰燕縣名古南燕國。宋祁曰越本

高帝

無破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九月羽謂海

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王欲

挑戰慎勿與戰李奇曰挑音徒了反臣瓚曰挑戰

曰李音瓚說音是搗音他歷反燒音乃了反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

必定梁地復從將軍師古曰從就也羽引兵東擊彭

越漢王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罷守兵與

漢和

四年冬十月韓信用蒯通計襲破齊齊王

身鄴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破齊且欲

擊楚使龍且救齊漢果數挑成臯戰楚軍

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怒渡兵汜

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鄩在鄭地汜臣瓚曰高祖攻曹咎於成臯咎渡汜水而戰

今成臯城東汜水是也師古曰瓚說得之此水不在濟陰也鄩在鄭地汜釋者又云在襄城則非此也此水舊

讀音凡今彼鄉人呼之音祀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

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

自到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

高帝

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而相對名為廣武城在敖倉西三室山上就敖倉食

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

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師古曰昧音莫葛反其字從本末之末

聞羽至盡走險阻師古曰走音奏羽亦軍廣武與

漢相守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師古曰罷讀曰疲轉

運餉饋也音式向反漢王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羽

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師古曰數責其罪也

音所具反吾始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

者王之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也羽矯

殺卿子冠軍自尊罪二也如淳曰卿者卿大夫之號子者子男之爵

冠軍人之首也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襲尊之辭猶言公子也時上將故言冠軍師古曰矯託也託懷王命而殺

之也卿子冠軍文說是也羽當以救趙還報李奇曰前受命於懷王往救趙

當還反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也懷王約

入秦無暴掠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收

私其財罪四也師古曰掘而發之收取其財以私自自有也掘音其勿反又彊

殺秦降王子嬰罪五也詐阬秦子弟新安

帝

二十萬王其將李奇曰章邯等為王罪六也皆王諸將

善地而徙逐故主宋祁曰王諸將善地謂章邯等徙逐故主謂田市趙歇韓廣

屬之今臣下爭畔逆罪七也出逐義帝彭城

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與罪八

也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也夫為人臣

而殺其王殺其已降為政不平王約不信

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

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師古曰言輕賤也

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

漢王傷脅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師古曰捫摸也傷脅而捫

足者以安眾也捫音門中音竹仲反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漢

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亦同。朱子文曰此

句中多漢王二字當曰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起行勞軍母令楚乘勝漢王

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臯十一月韓信與

灌嬰擊破楚軍殺楚將龍且追至城陽虜

齊王廣齊相田橫自立為齊王奔彭越漢

高帝

立張耳為趙王漢王疾瘡師古曰瘡與愈同愈差也西入

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

櫟陽市師古曰梟縣首於木上。宋祁曰欣自到記上死矣今梟於此以欣舊都故示之留

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越

田橫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韓信

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師古曰邊共為邊界權輕不

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怒欲攻之張良

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春二月遣張

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師古曰操持也音千高反秋七月

立黥布為淮南王八月初為筭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

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北貉燕人來致梟

騎助漢應劭曰北貉國也梟健也張晏曰梟勇也若

漢王下令師古曰令教命也下音胡嫁反他皆類此軍士不

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反與作衣衾而

斂尸轉送其家師古曰轉於棺傳送也四方歸心焉師古曰以仁愛

故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

高帝

羽患之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

復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

洪溝以西為漢應劭曰在滎陽東南二十里又韻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

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以東為楚九月歸

太公吕后軍皆稱萬歲乃封侯公為平國

君師古曰以其善說能平和邦國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

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大半韋昭曰凡數二分有

二為大半有一分為少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師古曰罷讀曰



疲師古曰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鄭氏曰  
幾危也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幾微也

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

本參校其有同異並附於古註之下

# 高帝紀第一上

